

周一良：  
毕竟是书生

这些年来，我阅世渐深也渐明底蕴，思想觉悟有所提高，因而用这五个字刻了一方图章。实际上，也可用以概括我的一生。

周一良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 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周一良：

# 毕竟是书生

周一良 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周一良：毕竟是书生 / 周一良著. -- 天津：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6.5

ISBN 978-7-201-10141-5

I. ①周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40756 号

## 周一良：毕竟是书生

ZHOU YILIANG BIJING SHI SHUSHENG

周一良 著

---

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 
出 版 人 黄 沛  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 
邮 政 编 码 300051  
邮 购 电 话 (022)23332469  
网 址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  
电 子 信 箱 [tjrmcbs@126.com](mailto:tjrmcbs@126.com)

策 划 任 洁  
责任编辑 张 璐  
特约编辑 金晓芸  
装帧设计 王 焯

印 刷 高教社(天津)印务有限公司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 
印 张 10.125  
字 数 220 千字  
版次印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3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致电联系调换(022-23332469)

# 目录

## 毕竟是书生

毕竟是书生 / 3

扶桑四周 / 96

我的“《我的前半生》” / 115

纪念陈寅恪先生 / 122

我所了解的陈寅恪先生 / 140

从《陈寅恪诗集》看陈寅恪先生 / 149

回忆两件事纪念吴晗同志 / 156

纪念杨联陞教授 / 160

平生读史叹无边

——纪念老友吴于廑 / 172

## 钻石婚杂忆

从专修科到正途出身的历史系 / 179

燕京岁月 / 187

史语所：非常愉快的一年 / 195

结婚生子 / 201

哈佛生活 / 212

奉养岳母 / 221

风风雨雨 / 226

邓懿调离中文专修班 / 241

# 目录

## 郊叟曝言

追忆胡适之先生/251

哈佛大学中国留学生的“三杰”/256

纪念丁声树先生/2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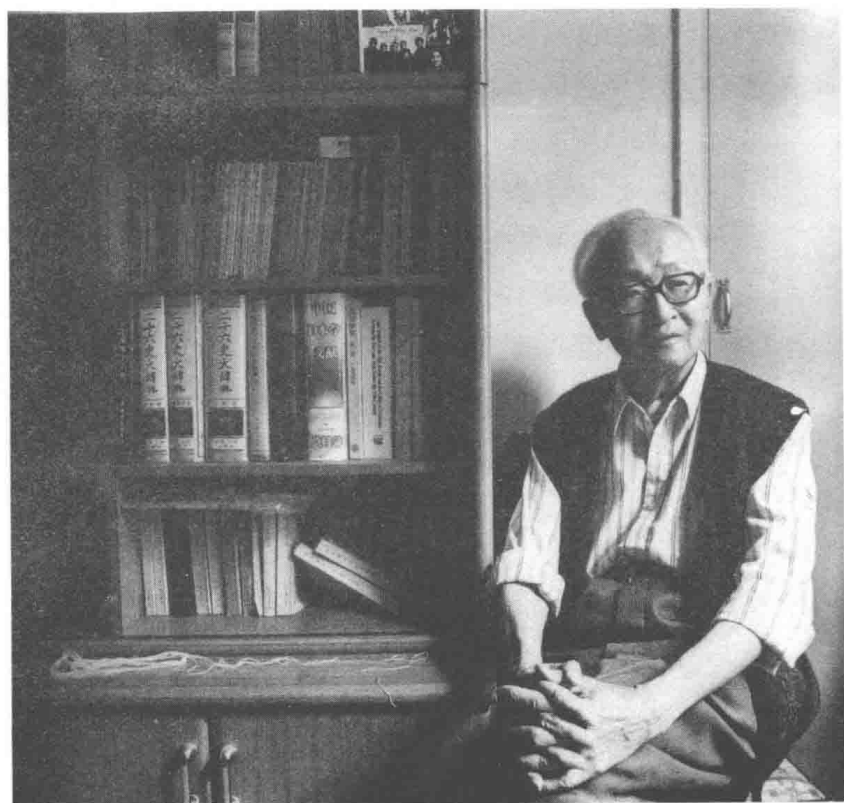
纪念邓先生/291

悼念王岷源同志/296

学术自述/299

我和魏晋南北朝史/311

毕竟是书生



1995年8月摄于燕东园寓所

# 毕竟是书生

这篇自传是在纽约布朗克司执笔的。1989年6月完成初稿，1990年4月修订。其中“毕竟是书生”一节曾被日本友人译载于1991年6月号《世界》杂志。现对全文再略作订补。下限仍在1990年告一段落，因感觉自己这趟车距到达终点还有一段时间也。

1993年8月 周一良记于北大

清代桐城派古文家曾说过，为人一生总要做几件有趣味、能引人入胜的事，否则死后墓志铭都写不精彩。我现在提笔写自传，也正有此感。觉得一生平平凡凡，没有什么特立独行值得记述，只是希望为以后编写我国20世纪中期文化、学术以至社会史的人提供一点资料。





周一良：毕竟是书生

## 一、家 世

我于1913年1月19日(旧历壬子年12月13日)出生于山东青岛,我名中的“良”字是大家族的排行字,“一”字是我父亲取自《说文解字》“一”字下的解说:“唯初太极,道立于一。”因而曾字太初,后废不用。虽在天津长大,而籍贯却一直按照以家庭来源地为据的传统方式,填为安徽。到外国填履历一般要出生地,因此有时不免纠缠不清。我原籍的县清代称建德,因浙江有县同名,民国后改为秋浦,又改至德。近年与东流县合并,称东至。

建德县周氏家族,据说是唐代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的周繇之后裔。我曾祖父周馥(1837—1921)字玉山,由李鸿章的幕府起家。他青年时流亡他乡,祖父怕他不得归,改名为“复”。后因李鸿章手书褒奖单误写为“馥”字,遂因而未改,大约是因为已经呈报皇帝、“上达天听”了吧。《安徽文史资料》总第15辑载陈钧成撰《周馥轶事》称:“玉山老人在〔安庆〕八卦门正街摆摊测字摊,兼为人代写书信、呈文、对联等。后又迁马王坡涌兴德杂货店门口。李鸿章亦居马王坡。老人有老表在李府伙房挑水,因而认识伙房采买。其人识字不多,就近乞老人代记。李偶阅账簿,见字迹端正清秀,大加赞赏。延为幕宾,办理文牒。”李伯元《南亭笔记》也说:“周每与人谈,辄道其生平事实,谓少时曾



曾祖父周馥(玉山老人)



在某省垂帘卖卜。”他的自订年谱大约讳言其事，只在咸丰十二年（1861）二十五岁那年记载：“十月，余至安庆。十一月，入李相国营。相国初不识余，因见余文字，招往办文案。”周馥做到署两江总督，又调任两广总督。《清史稿》有传。著作收入《周恂慎公全集》。它是以溥仪小朝廷给的所谓“溢法”取名的。据陈寅恪先生《寒柳堂记梦》所说，清末中枢大臣和封疆大吏中，分所谓清流和浊流。京官如奕劻、袁世凯、徐世昌等，外官如周馥、杨士骧等，都属浊流。可惜陈先生这部著作散佚不全，看不到他对当时流行的这两类人物具体区别的说明。所举清流有陈宝琛、张之洞等，可能指在文化学术上有造诣修养的大官；而浊流则是以吏事见长的干练的大官。周馥治河有一套办法，留有著作。甲午中日战争时，他任“总理前敌营务处”，负责供应前线兵器粮饷。据他自订年谱云：“军械粮饷，转运取买，萃于一身。艰困百折，掣肘万分。然自始至终，余未尝缺乏军需一事，故战事虽败，而将官无可推诿，卸过于余也。”大约他是按规定完成了自己的任务，所以言下不无自负，虽然并无补于战争的失败。他受李鸿章重用，自然也由于办事得力。辛亥革命后，遗老群集于青岛，周馥也在其中。我父亲当时父母双亡，和祖父住在一起，这就是我出生在青岛的缘由。在我记忆中，只记得曾祖父是瘦高个儿的白发老人。因为我是在天津时他跟前最大的曾孙，每逢年节聚会，他总叫我站到他面前双膝之间。他写过一个条幅，末尾说：“生日放歌一首，唯暹孙（指我父亲）尚知此意。他日一良能解文意，可为解说宝藏之。”诗中有句云：“天有时而倾，地有时而缺，大道千古万古永不灭。”显然是遗老对清室灭亡的哀叹。我父亲从未给我解说过，而“宝藏”也就到1966年史无前例时为止了。



## 周一良：毕竟是书生



父亲周叔弢(1891—1984)

我的祖父周学海(1856—1906),字澄之,光绪十八年(1892)壬辰进士。他曾拜李慈铭为师,见《越缦堂日记》光绪十年及十三年,说:“周氏兄弟友爱恂恂,其兄澄之尤谨笃,近日所难得也。”他长期在扬州做候补道,但兴趣似不在仕宦,而把精力用于研究医学以及撰著和校刻医书上。《清史稿·艺术传》有他的附传,说他著书“引申旧说,参以实验,多心得之言。

博览群籍,实事求是,不取依托附会”,“时为人疗治,常病不异人,遇疑难,较有奇效。刻古医书十二种,所据多宋元旧槧藏家秘笈,校勘精审,世称善本云”。近年扬州根据木版重新印刷了周学海校印的《周氏医学丛书》。

曾祖父去世时我还很小,祖父更是根本不及见。若说家庭影响,主要来自父亲。我父亲周叔弢(1891—1984),原名暹字,是实业家、藏书家,去世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。父亲律己甚严。如他五兄弟当中,四个有侧室,甚至不止一人,他却对嫖赌鸦片丝毫不沾。对子女要求因而也比较严格,同时思想又比较开明,能随时代前进。他对我的教导,有两件事至今我印象很深。我十六七岁时,天津的时髦女子开始流行烫头发。两个来自上海的堂姐置办了火剪自己烫着玩,也给我烫了一脑袋卷毛儿。当时父亲在唐山工作,大约每月回津一次。他不知怎么得知此事,在给我的信中并未提及烫发,却插进了八个字:“人能笃实,自有辉光。”这两句话使我深受教育,至今不忘。以后一生悃悃无华,比较朴素,与这样的家教分不开。我的九个弟妹,也都没有富家子女恶习,显然是父亲良好



家教的结果。

另一件事是在我到燕京大学读书之后。我选了容庚教授的“《说文解字》研究”一课。原来对这门课期望甚殷，而容先生的教学方式却不涉及许书内容。每堂课由他在黑板上陆续写出楷体字，轮流唤学生上去写出篆书。实际上成为练习篆字，而不是研究《说文》。我心里很不满足，回津时向父亲谈及，不免慷慨激昂，表示要向老师提意见。父亲告诫我对老师要谦虚，老师的教法必自有其道理，不宜鲁莽从事。这件事教导了我谦虚谨慎，注意涵养，以后立身处世似乎没有违反这种精神。

父亲藏书丰富，不少善本，又喜欢搜集文物字画等等。这种嗜好与修养，使子女无形中耳濡目染，提高了文化素质。他对于子女的专业选择一概不加干涉。所以虽然“南张(謇)北周(学熙)”蜚声于旧中国实业界，父亲后来又成为他的叔父周学熙“北周”系统的重要代表人物，而他的十个子女却都从事于文史、科学、技术、教育等方面，没有一个去搞实业。我应当坦白自己的无知，在家里从未见过股票什么样。这种情况，在旧中国一些资产阶级的大家族中，也是颇为罕见的。



生母萧琬

我的母亲姓萧名琬，祖籍云南昆明。外曾祖父萧培元，号质



## 周一良：毕竟是书生

斋，咸丰二年(1852)进士，入翰林。曾任山东臬司，遂落户济南。外祖父萧应椿，字绍庭，清末在东北和山东做官，善书法，精鉴藏。家庭教育大约比较开明，我曾见到母亲结婚前学习英文的练习本，中文小楷和英文字体都很秀丽端正。我出生后母亲即患急病逝世。外祖父写了一副挽联：“三千里外为尔归来，到底有汤难续命；

十四年前触吾旧痛，者番垂老更伤心。”旧痛当指我大姨之死。这副对联是1989年我在华盛顿郊区谒见年逾九旬的从叔志辅先生，他告诉我的。据他说，外祖父李北海体的漂亮书法，七十多年前给他的印象至今记忆犹新。关于亡母我所知太少，了无印象，记此鸿爪，以寄孺慕哀思。



半岁时的周一良，身着洋装，在德国人家中

当时父亲年轻，悲痛之余，不知所措。他的朋友德国卫(当时用尉字，后因

嫌尉字与军事有关而改)礼贤牧师(Richard Wilhelm, 1873—1930)

夫妇见义勇为，把无人照看、嗷嗷待哺的新生幼婴抱回自己家，由卫夫人用牛奶喂养了一年，再送回来。卫夫人晚年随长子在南京住过，我曾与她欢晤。她告诉我，在她为卫礼贤所写传记中提及此事。书名《卫礼贤——中国与欧洲之间的精神中介》(*Der Geistige Mittler Zwischen China und Europa*)。卫礼贤来华是为传播基督教，却被中国文化尤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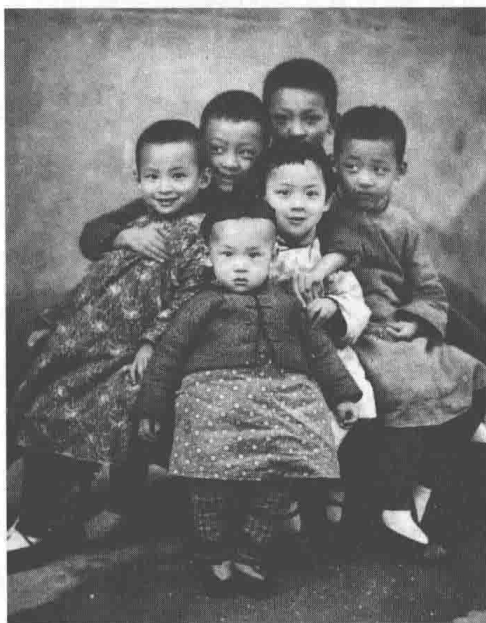


德国牧师卫礼贤(1873—1930)



儒家经典所感动。他取字希圣,毕生致力于翻译中国典籍,向西方宣传介绍。他译《易经》为德文,得到中国学者劳乃宣(1843—1921)的指点,理解较为确切而透彻。后又译为英文,至今为西方国家所利用,近年还曾重印。卫礼贤与瑞士著名心理学家荣格(C.G.Jung)相友善,德译本《易经》曾对荣格的心理学说起过深远影响。卫礼贤回国后,20年代在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设立了中国学院,出版刊物《中国学》(*Sinica*),介绍中国文化。而在山东几十年,却没有一个中国人经过他受洗信教。卫礼贤逝世后,吴宓先生主编的《大公报·文学副刊》曾有悼念文章。他的儿子卫德明(Hellmut Wilhelm)也是汉学家,曾在北大教德文,编过德华字典。我在燕京读书时有过往来。他后赴美国,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讲授中国文化、思想、历史等,颇受爱戴,不少美国著名学者出其门下。1982年我访问西雅图,幡然二叟,共话沧桑。卫德明教授还记得,约在七十年前,他七岁那年,妈妈告诉他,接来了一个中国小弟弟。这也算中德友好历史上的小小佳话吧。

父亲续娶杭州许和之,有名“许氏八乃”(许乃普、许乃钊等)之后,生了五弟:珏良(北京外国



兄弟姐妹六人。右起后排:一良、珏良、泉良;前排:良良、珣良、以良



## 周一良：毕竟是书生

语学院英语系教授)、良良(天津建筑设计院副院长)、杲良(美国斯坦福大学神经学系教授)、以良(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教授)、治良(北京建筑设计院副院长);三妹:珣良(铁道部教育处干部)、与良(天津南开大学生物系教授)、耦良(高中英语教师)。1925年继母许氏逝世后,又娶继母阳湖左道腴,清代名臣左辅之后,生一弟景良(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)。我是十个兄弟姊妹中的大哥,这个表率地位与我以后“一生唯谨慎”和循规蹈矩的作风不无关系。

### 二、私塾教育

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,我家迁居天津。我八岁在天津人家塾读书,总共十年,1930年才赴北平求学。“五四”以后的青少年还这样长期读私塾,我想是和父亲当时的思想分不开的。因为他最初对新式学校似乎不太信任。等到小我四五岁的二弟三弟等,便



孤独寂寞一小孩儿

进了初中,更小的弟妹则被送进幼稚园,再由小学而中学了。20年代有些所谓“旧家”,为了让子弟在进“洋学堂”之前打下“旧学”和古文的根底,都重视私塾教育。例如北大历史系我的同事邵循正教授和张芝联教授,都是以私塾代替小学和初中教育,然后直接进入高级中学的。不过我的例子更为极端,连高级中学都没能上,因而对以后进大学造成



了局限。我的弟妹们虽然按正规进了中学,家里仍然一直聘有给他们补习中国古典文献的老师。

十年私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头三年是三位来自扬州的职业塾师,其中有一位老先生还曾教过我的父亲、叔父、姑母等。我启蒙所读不是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以及《龙文鞭影》之类一般私塾的开蒙课本,而首先是《孝经》,接着是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诗经》。现在回想起来,这不是一般家馆老师安排的教学计划,而是按照父亲的见解制定的。以《孝经》《论语》开蒙,这还是汉代



恩师张潞雪先生(1924年)

以来的旧制呢。第二阶段四年,是跟一位年轻而我们弟兄都非常爱戴的老师学习。这位老师姓张名恣字潞雪,是杀害秋瑾的浙江巡抚张曾敷的次子,来教我们时只二十四岁。我跟张老师读了两部大经《礼记》和《左传》,以及姚鼐编选的《古文辞类纂》等,绝大部分所读皆能成诵。张老师循循善诱,不仅要求学生背诵,而且注意给学生讲解,亲自把《皇清经解》所收一些《左传》的注解用蝇头小字摘要抄在我的读本上。同时也给我讲《史记》《韩非子》等,教我作桐城派古文。我对于先生讲书,总是全神贯注,非常爱听。不幸的是,在我十四岁时张先生暴病逝世,我们非常悲痛。回顾十年私塾教育,跟张先生这四年获益最多,长进最快,为以后我学习中国古典文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先生的“束脩”,最初每月五十元,后来增加到八十元,并供应早点 and 午饭。张先生教书认真负责,却绝无旧日私塾中严师的架





## 周一良：毕竟是书生

子,我们弟兄从未受过任何形式的体罚。相反,先生有时还带我们出去游玩。1993年5月,偶读《大成》杂志(第232期),载有署名“渠后人”的文章《堂会忆旧》,叙述20年代天津“某公”家为其母祝寿的一次堂会戏,北京名伶毕集,戏码精彩异常。自上午十一点开始,直演到深夜一点多钟,“当时几日内,自北京驰天津的列车乘客,几乎非演员即观众。识与不识,莫不以一睹此堂会为莫大耳目之福”。文中不仅详列当天剧目,还加以说明,如称“某公精选而认为系名伶之擅长者,并坚约已退休说戏之王瑶卿出山,串演其独具特色的《得意缘》二夫人。老旦龚云甫被点演《沙桥饯别》的唐僧,此为某公示威之得意利器,因极少人知此戏系老旦应工也”。我读此文后,不禁感慨系之。原来张先生是“某公”即山西富商渠铁衣的朋友,他带了我与二弟珏良一同去看了渠家这次堂会。我那时十三四岁,《沙桥饯别》等戏至今记忆犹新,特别是筱翠花、程继先和王瑶卿合演的《得意缘》。饰二夫人的王瑶卿戏不多,但“放你们去吧”这一句五个字的念白中所包含的复杂矛盾感情,将近七十年后的今天,我的印象迄未磨灭。因追忆恩师,牵连及之,亦以见20年代我家私塾中的“师生关系”也。

1993年,我发现父亲手写题为“一良日课”的一份课程表,大约是1922年张先生初来时所订。以后张先生基本上照此执行。也有未照办的,如抄《说文》。现将课程表抄录如下:

### 一良日课

读生书 礼记 左传  
温熟书 孝经 诗经 论语 孟子  
讲 书 仪礼(每星期二次)